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心情漫笔

去疾记

○陈寅阳

一个草酸钙分子,历经百转千回,来到肾脏,发觉此处甚好,于是安营扎寨。然后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结晶,随后成石,在人体的滋养下蓬勃发展、茁壮成长。岁岁年年,与肾脏和平共处,相安无事。终于一日,在超声和射线的虎视眈眈下,这些或大或小的石头无处遁形。因为它们已经危及到肾脏这个庇护所的安全,医生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推,目光直射向我:“你的结石要处理了。”那神情,仿佛罪魁祸首是我,而不是结石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,开始了与医生、护士、病友全方位的交集。主治医生年富力强,颇有些声名,不苟言笑,头发总是打理得一丝不苟,让人肃然起敬。手术那天,坐在床边不安地等待。忽然听到一声:“xx床,去手术室。”随即一辆推车,在一个魁梧的护工推动下,来到病房。全身上下

除了医院提供的病号服,身无长物,乖乖躺上推车,乘手术专用电梯,经过数道门,进入一条长长的廊道,周遭都是医院白。可怕的寂静,只听到车轮滑动的声音,进入一个房间,可能是“验明正身”。接着,护工又拐了好几道弯,才把我送进手术室,室内医护人员各司其职、忙碌不停,各类仪器持续发出嗡嗡,清晰刺耳。只剩我孤独地、无助地、紧张地、恐惧地躺在那儿,不由得想起一个成语: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终于,主治医生来到我的面前,一反平素之严肃,像藤野先生一样,和蔼地说:“待会儿由我给你做手术,不要紧张。”麻醉过后,我失去知觉;再次睁眼,手术已经结束。身体内结石取出,身上多了一根引流管。

跟随我一起回到病房的,是从体内取出的那些石头。我望着塑料袋里这些“肇事者”,石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,仿佛还带着我的体温。这么多的石头是如何与肾脏和平共处的,让人难以置信,不由惊叹人体的“有

容乃大”。这些石头大小不一,形状各异,黑褐色的、灰白色的、沙黄色的;圆形的、块状的。体之发肤,受之父母,当珍藏之。

术后次日,医生查房,带着一众助手前来。我像祥林嫂一样倾诉身体的种种不适,医生微微一笑说:“都是正常现象。”患者各式体感于他们早已见怪不怪,不值一提,尽可忽略。韩启德医生一直倡导叙事医学,提出医生要尽可能地听病人倾诉,与病人交流。事实上,医生每日面对大量患者,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病人充分沟通,有点勉为其难。医者能做到的,只能“有时去治愈”,而“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的医学温情,可遇不可求。

铁打的医院,流水的病人。病房像个小社会,来自各地的病患,短暂交集,如七十二家房客一般。住院数日,前前后后病友换了好几个。临床的一位老者,本地人,安静得如同不存在一般,术前术后只有老伴一人陪床,交流也是轻声细语;另一张床患者年近古稀,两个儿子轮流陪床,闺女负

责后勤,半夜和老家人通电话,高声大语,旁若无人;我则带了两本书,原来以为只是装装样子,没想到竟真派上了用场,各种不适袭来之时,把书拿来,随手翻翻,转移了不少注意力。

数日后,据医嘱,再去医院复诊、拔管,重复昨天的故事,楼上楼下往返穿梭,在漫长排队里平复心绪,在未知中摸索前行,终于走完一切程序,来到拔管室前。依然是人头攒动,人声喧闹。焦急不安地等待。只不过这次是清醒的,听得到医生的说话声,更经历了此生从未感受过的疼痛,不说也罢。在疼痛面前,活着是形容词;在疾病面前,活着是动词。

经此去疾,静养之时,不免会作天马行空之想,人终其一生在忙碌,在奔波,喂养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。这躯体,会逐渐退化,会出故障,轻则为疾,重则成病。愈是如此,我们更要爱惜自身。倘若躯体不复康健,无论日子有趣或是平淡,都将失去依托,正所谓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。

生活素描

拔菜籽秆

○王美东

孟夏将尽。蓝天高远,蓬松的云朵,像纯净的棉花糖粘在天幕上。大地平坦,草木繁盛,黄色土壤散发出温热熟悉的气味。站在这片天地间,成长的记忆如溪水涌来,甜蜜而亲切。

割去了上部的菜籽荚,油菜籽秆只剩下齐腰的下半截,光秃秃地杵在眼前这片庄稼地里。一棵棵,一排排,从地的这头绵延到地的那头。

母亲腰推动过手术,弯不下腰,只能分开两足,前倾身子,半蹲半弯腰似的站着,用小铁锹吃力地铲向菜籽秆根。

母亲真的老了,老的力气变得很小了,力气小得已经拔不动这些泛黄的菜籽秆。只能铲一锹歇一歇,攒足力气再铲一锹,直到铲动秆根后,才能拔起菜籽秆。

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大声喊出口的刹那间,我感觉时光一下子倒流到小时候。那时玩耍或放学回家,只要看不到母亲,我就赶紧到屋前屋后、田头地尾寻找,看见她才安心。“哎——”母亲高兴地回应,缓缓直起身子。

母亲身子瘦弱,脸却是“圆润”的。这是成年累月吃激素药的副作用。烈日一晒,汗水一流,更显得夸张的病态的浮肿。刚才的心安和喜悦,瞬间又变成了担忧和愁苦。

昨天我和母亲视频,说今天回家帮她拔菜籽秆。没等我回来,母亲已经费力地铲倒不少菜籽秆——她舍不得我累着晒着,又起了个大早。

嘀嗒、嘀嗒……时间伴随日月转动、万物生长而悄然离去。我,早已不是母亲眼中那个不长个子、没有力气、不谙世事的小男孩,而是一个经历过风雨、体会着成败的男子汉了。我一手攥紧一根菜籽秆,暗暗使劲,就拔起两根。将它们的根部彼此敲打,碎泥蹒蹒窸窸落下,再扔在一起慢慢晒干。

有的菜籽秆上又开出油菜花,这儿一朵,那儿一朵。金色在阳光下跳跃,花朵散发淡淡清香,吸引菜粉蝶吸食花蜜。割菜荚时,一定掉落了不少油菜籽。这些小小的菜籽,在大地母亲怀抱中获取萌发能量,又长成密密麻麻的小菜秧。

拔出菜籽秆,秆根下藏着好多小生灵,有长长的蚯蚓,有一窝窝的小蚂蚁,还有能飞能叫的蜈蚣。蜈蚣,我们都叫它“土狗子”。小时候看见地上有个小洞,八九不离十就是它的家。用井水灌洞,蜈蚣就非常不情愿地钻出来,浑身沾着浑浊的泥水。捏住它放在手上,爬得手心痒痒的,赶紧把它甩得老远。

我拔的速度比母亲铲的速度快多了。八九排,我拔六排,她拔两排。我尽量往她那两排靠近,帮她拔。小时候摘桑叶,母亲总是帮我摘下高处和我这边桑枝上的桑叶,减轻我的劳动量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帮母亲多分担一些。可惜我长大了,母亲却渐渐老了。

母亲还保留着用土灶的习惯。等这些菜籽秆晒干后,塞进灶膛里,燃起火焰,舔舐铁锅,就能煮熟香喷喷的米饭、炒熟可口的农家小菜。



藏羚羊河畔憩息

新华社记者 姜帆摄

中华大地

六十年前,小学钱老师在课堂上念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,指尖仿佛捻着一片云彩。她布置将诗改写成短文,我那篇稚嫩的作文被她批下“心有彩云”四字。这份作业,我珍藏至今。白帝城,从此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。

2026年暑假,这场迟到了六十年的奔赴终于启程。女儿女婿驾车,带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外孙,和我前往奉节。山路陡峭近乎垂直,急弯一个连着一个,一会儿呈“U”形上口似乎要接头,一会儿又呈倒“S”形,变幻莫测。蜀道之险,像一位沉默而严苛的考官。我坐副驾之位,脚下就是万丈深渊,心悬到了嗓子眼。女儿在后座护着孩子,声音发紧不停提醒:“慢点开!”经过一处刚发生的塌方,乱石堆在路旁,巡路人员正在设置警戒线。当奉节县城终于出现在山谷尽头时,我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“外公,快看!猴子!”刚踏上登山步道,小外孙就指着山崖大喊。几只猕猴在树枝间跳跃。

来到江边,我们顺风登船。行至夔门最窄处,两岸石壁陡然收窄。“其间千二百里,虽乘奔御风,不以疾也。”郦道元笔下三峡的迅疾,此刻在真实的江风中有了更切肤的回响。“瞿塘险过百牢关。”杜甫笔下的奇险,不身临其境,无法真切体味。女儿掏出十元人民币,孩子们兴奋地对对着背面的夔门图案。快门轻响,纸币上的水墨画与真实夔门在镜头里重叠,古今在这一刻完成了折叠。

船至江心,我指着“三峡蓄水位175米”的标志牌,教小外孙念:“更立西江石壁,截断巫山云雨,高峡出平湖。”

神女峰静静伫立,那凝望恰如师者守望文明的初心。我的思绪飘向五十年前,王文荪老师在讲台上说:“你只有经历学习诗词的艰难,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才能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快乐。”此刻,王老师的教诲与瞿塘峡的江水一起在我胸中卷起千堆雪。

怀揣这份被点亮的初心,我们向白帝庙攀登。我念着石阶旁“此生必爬”四字鼓励,攀登何尝不是一种学习?所有值得去的地方,都没有捷径。

下山经过江边石刻,我们与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诗人“邂逅”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这轮千年不变的明月,此刻正将同样的清辉洒在我们肩头。大外孙轻声道:“外公,我知道为什么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。不读书只知爬台阶累,读了书才知我们和李白走过同样的路。”我默然莞尔。

○刘立云

带鱼早就售罄,柜台边的一只木盆里,存放着大概有四五斤翻撒时掉下来的鱼头。见我双眼朝那堆鱼头看得发愣,一个扎着小辫子的营业员向门市部经理请示:“就收三毛钱,不要鱼票,全部卖给这个小朋友吧?”得到经理的应允,我提着咸带鱼头回家。母亲欣喜不已,将其洗净后放在柴帘上晒干后,储存起来。每当家中久日闻不到荤腥味时,母亲就取出几只鱼头,再抓上两把黄豆合在一起炖。那佐饭解馋的美味,每当回忆至此,依然觉得唇齿留香。

“票证时代”的日子伴着我渐渐长大。时过境迁,贫困窘迫的生活,早已停滞在那个久远而无奈的特殊年代。然而,当我每每回想起来,那“黑帽子”大叔、开票的漂亮女会计、上门板的小伙子,还有扎小辫子的营业员姐姐们,他们的淳朴与诚挚,就像一盆寒冬中的炭火,经年累月地温暖着我。

地方民俗

大麦糝子粥

○张国军

子沉在锅底糊了。锅开了糝子漂了起来,再加水,烧到锅里像涨潮般波涛翻滚,再把水添足,小火烧开。几分钟后,锅盖盖严。半小时后揭开锅盖,锅里漂一层黏稠的、乳色的粥油,满屋子溢满大麦糝子粥的香味。

我端起釉黄闪亮的瓦盆,把锅里的老糝粥盛起来。将尼龙网兜的提手,再系上一根细绳打上扣。把粥盆放进网兜里,穿上擀面杖,担在缸口上,粥盆漂在水缸里,一盆粥的凉意就洒了开来。

一身汗水,从地里割麦到家,端起水缸里的瓦盆,朝大槐树下的桌子上一放。我盛上一碗老糝粥,仰着脸,倒进嘴里,咕噜、咕噜,滑进肚里,丝丝的、凉凉的。偶尔滞留在嘴里的一粒半粒糝子,牙齿轻叩,软软的、绵绵的、甜甜的,骨子里都是凉爽的感觉。

邻居哥嫂,手推车推着麦子走到门前。我们打着招呼:“快,来喝碗老糝粥凉凉。”他们听到叫声:“不喽,不喽。”回应着。我们又喊:“快来,不要讲究。”“那,喝就喝一碗。是有些渴了。”一端起一碗喝下肚,嘴一抹,笑

着说:“真凉快,你家明天再煮,我们再来喝。”大家拉呱着庄稼长势,嫂子说: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可我家大块地里种的黄豆还一颗都没出,不知是不是那场大雨板结了地。粥喝了,走,推麦回家。”

过去大麦糝子是农村的粗粮,现在变成了保健的“细粮”。城里人怕血糖高,到超市买几斤回来,隔三差五吃一次大麦糝子养生餐。以往在庄上,家家无围墙,心无遮挡,即使有一言半句,一碗老糝粥就能“疏肝理气”,消除隔阂。现在住在城里的高楼,见面不认识。每次家兄带半口袋大麦糝子来,一个单元同楼层的几户邻居,我用手提袋装上,每家送四五斤,给他们夏天煮碗“夏凉粥”降降温。

邻居老李接过手提袋,掂了掂,“老张啊,这大麦糝子煮的粥,能凉到心里头。”我说:“凉不凉,得看跟谁喝了。”他一愣,笑出了声:“明天上我家来。我煮,你带嘴来。”我忽然感到,邻里间的烟火气息,又氤氲起来,他家柜式空调喷出的冷气,也吹不凉那碗烫人的老糝粥。

票证时代

条,从前向后依次发放,然后凭着这张纸条去开票、付款、取货。当离我还有二十多人时,他手中的纸条已全部发完,我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悻悻而归。

第二天,我特意提前了半个小时,忍着饥寒交迫之躯,在凛冽的北风中等了近3个小时。当快要轮我时,那个“黑棉帽”遗憾而无奈地朝大家双手一摊,示意小纸条已经发完。实在不甘,第三天我4点钟不到就起床,终于站在了十拿九稳的位置上。开始分发号头时,“黑棉帽”说:“今天屠宰场少杀了5头猪,因此要少发20张条子。”好不容易快轮到我时,仅仅隔着两个人,他手上的条子像变魔术一样,转眼间就没有了。见此情景,我伤心得大哭起来。不知是我的嚎啕大哭,让“黑棉帽”动了恻隐之心,还是连续三天的苦苦等待让他已经注意到我,只见他走了过来,用手捂了一下我的脑袋,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轻声说道:“别哭啦,你跟我来吧!”

他将我领到柜台边一张靠墙的办公桌前,用协商的口吻对那漂亮的开票女会计说:“这细仔连续起了好几个大早,都没买到一两猪油。听说他老子还在病中,能不能照顾他一挂网油?”那漂亮女会计犹豫了片刻,朝我看了又看,终于点了点头说:“等人少的时候吧。”我把一挂两斤多重的网油拎回家后,泪珠从知道原委的母亲的眼角流进了下来。

拿着票证去水产公司和蔬菜公司购物,也有同样的境遇,经常沮丧而返。

有一次,邻居传来蔬菜公司正在出售一批大白菜的消息。等我和姐姐妹妹赶到时,哪里还有大白菜的影子,柜台里面一片狼藉,遍地散着枯黄干瘪的白菜帮子。见我们迟迟不肯离开,那个正在上门板的小伙子对我们说道:“柜台里地上的东西,你们都搬回家吧,腌咸吃,呱呱叫。不过,你们要替我把店堂里打扫干净。”

还有一回,等我赶到水产公司时,咸

往事难忘

漫画



警惕虚假信息
新华社发(曹一作)